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夏日的一场大雨冲垮了铁路，将正在行进中的一列火车变成孤岛。男主人公孙策在这里邂逅了多年前的恋人，现在的著名影星兰秋。兰秋的丈夫朱江正率领一个摄制组在这列火车上，孙策还意外地遇到了曾一同坐过监狱、视他为恩人的崔天宝，后者正因团伙杀人受到警方追捕……

孤岛

(修订版)

柯云路 著

柯云路文集

身走了

把一切都交给死亡
去自绝，它不曾预料在这个渺小、寂
寂、悲凉的孤岛上，被围困在死亡
危机中的人类，依旧用自己的生命
去去黑暗中去出一个新的生命

I247.5/322+8

2008

孤岛

(修订版)

柯云路
柯云路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夏日的一场大雨冲垮了铁路，将正在行进中的一列火车变成孤岛。男主人公孙策在这里邂逅了多年前的恋人，现在的著名影星兰秋。兰秋的大丈夫朱江正率领一个摄制组在这列火车上，孙策还意外地遇到了曾一同坐过监狱、视他为恩人的崔天宝，后者正因团伙杀人受到警方追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岛/柯云路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1

ISBN978-7-5059-6069-5

I.孤… II.柯…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5037号

书 名	孤 岛
作 者	柯云路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叶 巍 鄢晓霞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069-5
定 价	2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第一章



故事开始在一列冒雨飞驰的列车上。

雨是那种夏季的连阴暴雨，笼罩着广阔的南方田野。这雨若在月球上看，大概是蓝色地球上的一斑灰点，从飞机上往下看，大概是灿烂阳光下一片缓缓移动的云海。但从火车车窗往外看，则是笼罩天地的茫茫无际的暴雨了，整个世界似乎都被它吞噬着、统治着，再也看不到别的了。

人应该经常跳出自己的立足点，从更高更广的角度来看看自己和自己的环境，那样才有清醒的超脱，哲学的智睿。要不，人难道不永远是周围一点点情势的可怜俘虏吗？

当我们想到，整个太阳系以至银河系，也许在一个更大的精灵眼里，只不过是相当于一个原子，一个基本粒子，甚至只相当于一个“层子”、“夸克”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许多沧桑感慨吗？

当我们已经历了整个人生，回顾几十年历程，想到我们曾在—

时一事上那样的痛苦焦虑、愤怒恐惧、嫉妒仇恨、爱不能舍……不也会觉得当时太看不透了吗？倘若像现在这样人生悟透，一辈子岂不少了许多苦痛的折磨？

然而，人们往往是不能完全跳出现在的处境而超然的。

火车上的人都没有超脱自己的处境。他们不但没有想到大雨之外有什么世界，而且他们眼里看到的东西更狭隘具体：一片被淹得水汪汪的农田，露出尖梢的小树，被雨笼罩的一个个偏僻寂寞的小站，在这样的小站上工作够凄凉的——一个姑娘这样感叹；铁桥下浊浪汹涌的大河，大河在远处天际浩浩荡荡地展开一片烟雨苍茫，何其诗意悲壮——那是文人的赞叹；农民在想自家的田地是否被淹，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在想下车时，丈夫如何来接……

我们不去一一研究人人眼里的不同雨景了。我们要简单介绍的是火车内的概况。

一个内燃机车头，拉着十四节车厢。八节硬座，三节硬卧（最后一节是供乘务员休息的），一节软卧，一节餐车，一节邮车。全车有多少乘客、列车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说明。

这是一列极普通的客车，所以它的情况可想而知。然而，没有比这种普通客车上旅客的集合更全面、更简洁地缩影着整个社会的了。什么样的人火车上没有呢？倘若有意在中国挑选一千多人来代表整个社会，大概绝没有比火车上的自然组合更合理的吧？

这列火车还有没有点特色呢？

正是八月暑期，大中学生比其他季节更多一些，因此，车厢里似乎更年轻一些，热闹一些。他们有的是一伙伙出来旅游的，在这样的人群中，总是发出更多的说笑吵闹。

五个被通缉的持枪行凶犯正混在这列火车上。这五个人，从在北方杀人抢劫一家银行开始，在全国逃窜作案，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六天前，他们还在福建省洗劫了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在荒僻的山区公路上，他们持枪威逼旅客一个个举着双手下车，挨个搜身，

掠去钱财,然后,丢下司机旅客,开着空车跑了。

现在,这五个在逃凶犯混在车上是为了继续逃窜。当然,旅客们并不知道身边有这样的歹徒。要不,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安逸了。

安逸常常并不因为身边没有可怕的事情,只是因为并不知晓而已。

这列火车还有点什么特点呢?

有一个导演,领着一个小小的摄制组也在这列车上。摄制组里有几个年轻的女演员:据说将是未来的一代明星。她们的美,她们具有现代线条感的洒脱的身材相貌,她们自然朴素、毫无矫揉的明快性格,她们对生活的知识和理解,必将击败影坛上大多数女星。小家子气的演员将连同小家子气的导演一起被日愈成熟的审美所淘汰。

故事中将有这样一些漂亮女性,不增加你的兴趣吗?

还有什么特点呢?几乎很难说了。

噢,还有一个不算特点的特点吧,因为与整个故事进程关系重大,所以现在该介绍了。

他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今年三十三岁,男性,名叫孙策。

孙策?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可能会惊讶一下:这不是《三国演义》中的小霸王吗?横鞭跃马,一代天骄,东吴的奠基人?

当然不是。这篇小说还没有这样大的时空跨越。我们这位孙策不是武将,似乎该算文人。当然,还是个现代的文人了。他的身份说得好听点,可以说是个年轻的哲学家。

二

孙策此刻面对着刚上车在他对面坐下的她愣住了。

“是你,兰秋?”好一会儿,他才感到自己的嘴动,听到自己陌生

的声音。

人在异常情况时,怎么会感到自己的动作和声音与自己分离了呢?刚才,隔着雨幕,他看见站台上举着伞往车门口涌来的人群中,有一个穿着白底斜蓝条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时,眼睛一亮,目光竭力透过晃动的雨伞追踪了一会儿。他绝没有想到她。他只是像任何一个年轻男性一样,对美丽的女性都有着本能的敏感和关注。

然而,这正是她。

“没想到咱们在这儿碰上了,又一次幸运。”她也睁着黑亮的眼睛惊愕了好一会儿,随后露出嘲讽地一笑。

这种笑,孙策并不陌生。“是幸运。”他陪着笑说道。

这话,他和她之间多次说过。他们曾为能被生活撮合到一起而感到幸运。世界上,人们诅咒和感谢最多的,都是万能的偶然性。

“你去哪儿?”她把滴着水的折叠伞靠在下面,然后仰起头,一边向后抖着长发,用手绢擦着汗,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眼睛并不看他。

“我去了趟南方,现在是回北京。你呢?”

“我去张家口。”

她还像过去那样,一出汗,鼻尖上总有细细的汗珠。七年不见了,她不但还漂亮,而且由于时尚的发型和打扮,更惊人地显得美丽了。这让孙策心中掠过一丝惆怅。她今年该二十七了吧?

“去张家口干什么?”孙策尽可能亲切地问道,他一直没能摆脱不自然。

“跟摄制组一块儿去。”

“去拍什么片子?”

“很平常的片子。”

沉默片刻。车厢里说笑喧闹。旁边一个农村妇女抱着孩子在打盹。斜对面有两个中年男性不断地往兰秋这儿张望,而且有意把话说得声音洪亮、内容有趣。

“你这几年干什么呢？”好一会儿，孙策问道。

“我？毕业了，分到乐团。这你不是知道吗？”

“后来呢？”

“没有什么后来。”

“怎么能没有后来呢？”孙策爽朗中带点亲昵，笑着揶揄她，他要打破这种尴尬。

“我后来就一直在那儿嘛。”

“名义上的位置可能没动，可生活内容总在不断发展吧？”孙策温和地说，并不理会兰秋的冷淡，“我是说，你后来都做了些什么？”

“……拍过两部电影。”她并不情愿地淡淡回答。

“我看了。”孙策注视着她，说道。

兰秋翻起眼，沉默地看了孙策一下。

“你主演的电影我看了三遍。”孙策说道。

“不胜荣幸。不浪费时间吗？”

“我看了很感动。”

“我没想让人感动。”

“正因为你演得很克制、很含蓄，很有性格强度，所以才感动人。有些演员，动不动就含情脉脉，动不动就眼泪汪汪，还有就是咬着手绢哭着跑，让人一看就腻透了。”

最后一句话“咬着手绢哭着跑”，让兰秋联想到什么，竟笑了笑。

“你向来很会恭维人。”她瞥了孙策一眼，不无嘲讽地说道。

“当然，我感动，跟我看电影时有联想有关。”孙策略难堪了一下，继续诚恳说道。

“你当然有权力联想，那是你的事。”

“兰秋……我还……”孙策略有些困难地说道，“为你写过一个电影剧本。”

兰秋点点头：“看到了，在《电影文学》上登着。好几家电影厂不

正在抢这个本子？”

“兰秋……”

“哲学家的剧本，当然格外有身价了。”

“别挖苦了，我算什么哲学家？”孙策说。

“我哪敢挖苦你，你不是还要去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讲学吗？”

孙策沉默了一下。这么说，她也是一直注意着自己的踪迹的。

“兰秋，那剧本确实是为你写的。”

兰秋扬起弯长的眉毛，打量地看了他一眼。

“我希望你能主演。”

“可这并不决定于你。”

“我至今还没把本子交给任何一位导演。我准备向以后这个本子的导演提议，由你担任女主角。”

“我演不了那么完美的人物。”

孙策深深地看了看兰秋：“那完全是以你为模特写的。”

“哼，那是你对我的歪曲，我没那么多善，也没那么多美。”

孙策忧郁地看了兰秋一眼，沉默了。

暴雨鞭打着车窗，玻璃上白花花地淌着雨水。

“这是几车厢？”兰秋问。

“四车厢。”

“不知道我们摄制组在几车厢，他们早就上车了……”兰秋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看见了，在前面，二车厢。包了半个车厢。”孙策刚一说完就有些后悔。他看着兰秋，兰秋也正看着他。俩人对视了一下。她没有站起身来。

“现在餐车还有饭吗？”兰秋看了看表，已经是中午一点半了。

“可能还有吧。你还没吃饭？走，咱们一起去，我也没吃呢。刚才人太多，想等人少了再去，正好。”孙策说着便站起来。

“又是幸运了。”兰秋嘲讽地说道。

“这辈子咱们幸运的事可能还有呢！”孙策脸色阴沉，有些冒火地说道。

兰秋很深地打量了他一眼，垂下眼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

“不会再有了。”她倦淡地、如释重负似的说道，同时跟着站起来，一起去餐车。

三

就爱情的微妙而言，天下的大多数相爱本质上都是一见钟情的。人们不承认这一点，只是不自觉而已。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艺术系的钢琴室。

“兰秋，他们久慕大名，要听你弹琴，我领他们来了。”泼辣辣说这话的叫胡芳，一个爽朗漂亮的女孩，她曾和孙策一起插队，现在在艺术系学声乐。她领着中文系的一群男生——其中有孙策——说笑着涌进楼道，兴冲冲地推开了琴房门。

兰秋从钢琴前站起来，看了看一半涌进屋一半还在外的人群，大方而客气地笑了一下：“请吧。”

因为她的美丽，因为她在大方客气中含着一丝凛然不可亲近的神情，还因为她琴弹得极好的名声，使一群男生多少显出些局促。他们依靠嬉嬉笑笑、相互推搡着就座来掩饰这一点。

异性的美丽和才华，既有吸引力，也是有压力的。

兰秋看着他们的样子，很明白也觉得很有趣地笑了一下：“你们要听什么？”

其他男生在此时的局促，给了孙策以表现风度的机会，（他为男生们感到脸红：像什么，平时那股鲁劲儿、帅劲儿、吊儿郎当劲儿都去哪儿了？）他笑了笑，双手一摊，表示他说话是代表大伙儿：“我们并没有太明确的方向。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你熟悉哪些

孤

島

↓

曲子……”

“你就说你想听什么吧。”孙策的委婉却似乎刺激了兰秋的自尊，她看着孙策说道。

“随便给我们弹点什么吧。”孙策看着兰秋，像对熟人一样随便中带点兄长的和蔼。他绝不会在漂亮的女性面前陷入局促，他不但要排除对方的美丽给予自己的压力，而且要在风度上占有优势。

“弹音阶练习？”兰秋不无嘲讽地冷冷问道。

“那是弹给你自己听的。”孙策温和地说。

“孙策，你怎么抬开杠了？”胡芳在一旁嗔怪起来。

孙策笑了：“没有。”他转而对兰秋诚恳地说：“弹个贝多芬的曲子吧。”

“哪个？”

“就弹《月光奏鸣曲》吧。”

兰秋转身在钢琴前坐下，略想了想，便开始弹琴。

她的手指流畅而优美地掠过琴键，琴声也流畅而优美地在琴房中回响。

弹完了。她转过身，那目光是问：“行吗？”

“太棒了，非常有意境。”男生中有人直率地赞道。

兰秋含着一丝掩饰不住的讥讽，看了看说话的人。她的目光还是对着孙策。

“你太没诚意了。”孙策正视着她，阴沉地说道。

“怎么？”

“一个艺术家永远不应该要求听众和自己一样内行。”

“你来给我讲课吗？”

孙策沉默地看了看她：“你刚才弹的不是《月光奏鸣曲》。是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奏鸣曲——《田园奏鸣曲》。演奏家没有权利这样考验听众。”

屋里静默了。

兰秋打量地看了他一眼，露出一丝调皮的笑意。她一甩头发，转过身抽出《月光奏鸣曲》的乐谱，摆好，静了静，开始了弹奏。当她不时昂起头往后一甩短发，扫视一下乐谱时，便让人看到了一个美丽而高傲的额头。

孙策坐在侧面，这使他能清楚地端详她的外貌。她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眼睛大而黑亮。脸上的线条非常清晰，让人感到她的冷傲。

琴弹得很好，在第一乐章中形象地展开了月光下安谧的大自然，使人内心深处升起某些幻想的、愉快的、悲伤的感情，这种感情逐渐融化在庄严的静寂中。而在轻盈的、以奇幻的舞曲速度进行的第二乐章，则给人留下了温存的带点惆怅的微笑的印象，在最后一个乐章中，狂暴地突进着，像钢铁般的贝多芬式的节奏，使人听到人类在狂暴的自然淫威下的愤怒和哀伤。

最后一个音阶完了。她在钢琴前沉思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似乎带点疲惫地转过身来。当她的目光和孙策的目光相遇时，又变得冰冷而尖厉了。

琴房里还很静，人们还沉浸在余音袅袅的音乐中。

“提提意见吧。”兰秋瞟了孙策一眼。

“挺好的——”孙策说。

“我不需要恭维。”

“——就是你太冷傲。”孙策说完自己的话。

“难道听众就有权利要求艺术家和自己性格一样吗？”兰秋用与刚才孙策同样的方式讥讽道，“我冷傲，关你什么事？”她伸手合上了乐谱。

“听众当然没有权利要求你改变性格，但是听众有权利指出，演奏家不应该把冷傲加在原本并不冷傲的曲子中。第一乐章中的月光应该是温和的，可你的演奏让我感到是冰冷的，甚至有一丝凛然和严肃。”

兰秋垂下眼，过了一会儿，又抬起头看着孙策。

“作曲家的曲子融合着他的性格和情感色彩。演奏家除了忠实地表达作品外，当然可以——也不可免——加入自己的性格、情感色彩。”孙策诚恳地说道，“不过，总应该不损害原作，总应该追求更美。”

兰秋沉默着转过身，打开了《月光奏鸣曲》的乐谱，眯着眼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又开始了弹奏。

月光是温和的了。

第一乐章弹完了，她停住了。

“温和了吗？”她冷冷地问。

“是温和的，很抒情。”孙策说道。

兰秋瞥了他一眼，一关琴盖站了起来，拉开房门，丢下一屋怔愣的人，走了。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有了这样的第一次，自然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每次都是这样针锋相对的一番性格较量，谁都不甘示弱，结果，谁也没能凌驾对方，双双越陷越深，陷入的是不能自拔的爱情漩涡。

“你太强……”月光下，两个人在树阴下缓缓散步，兰秋把头倚在孙策肩上，隔着稀疏柳枝仰望着月亮。

“你喜欢，是吗？”孙策搂着她说道。

“不。”

“不喜欢？”

“也不。”

“那是什么？”

“可能是太喜欢了吧。”

孙策吻了吻她在夜色中冰凉湿润的脸：“为什么是可能呢，不愿意吗？”

“我没办法……”

孙策又要吻她。

“别捣乱，”兰秋用手挡住，“你看月亮。”

“为什么看月亮？”

“月光温和吗？”

孙策笑了：“要是你现在弹月光曲，月光一定是最温和的。”

两个人吻了……

四

两个人到了第五车厢，前面第六车厢就是餐车。

孙策在前面分开着乘客们伸在过道上的横七竖八的腿，兰秋则牵动着男性们的目光在后面跟着。当孙策感到这些男性对兰秋的盯视时，他多少有一种兰秋此时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的优越感。

在车厢门口，与一个穿旧军装的年轻人迎面交错时，孙策怔愣了一下，他辨认着对方。

“你是——崔天宝吧？”

那个长着络腮胡的瘦削的年轻人，极为惊慌地怔愣了一下，似乎被吓了一跳，而后看着孙策，认了出来。

“老孙，是你？”一种惊喜在不安的神色中透出来。他额角上有块不明显的柳叶疤。

“当然是我。”孙策转身对身后的兰秋介绍道：“这是崔天宝，和我……”他看到崔天宝尴尬的神情，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说道，“相处过一段特殊的时期。”

崔天宝不自然地笑笑，兰秋的美丽使他的目光尤其闪烁不安。兰秋礼貌地点点头，她没有停留的意思。

“要不你先去餐车，我和崔天宝聊几句就去。”孙策对兰秋说。

兰秋一人先去了。

“天宝，你这是……”孙策看了看身边没人，亲热地捶了他肩膀一下，“提前出来了？”

“啊……是。”崔天宝眼睛有点滴溜转地看看左右。

“安排工作了吗？”

“啊，安排了……当然安排了。”

“干什么呢？”

“还在化工厂，搞采购。”

“你这干得了，你这家伙鬼心眼大。”孙策哈哈笑了，“不过，你别再调皮胡来了。”

“那当然。”

“再走歪路，不要说别的，连我都对不起。”孙策说道。和崔天宝这种人说话，就要拿出这股带点鲁劲儿的豪爽侠义来。

“是……老孙，你现在在哪儿？”

“我调回北京了，有时间去北京，去找我玩儿。我住在复外七楼七零七，三个七，好记。你去哪儿？”

“……我到前面就下车。”

“你怎么心神不定、东张西望的，找人？”

“是……还有两个人，和我一块儿出来的。”

孙策又捶了对方一下：“现在你是光明正大出差了，可用不着提心吊胆了。还是这样本本分分地生活好，是不是？”

“是。”

“结婚了没有？”

“还没顾上呢。”

“行，你先去吧。我去餐车吃饭，我坐四车厢。”

“好，那我先过去。”崔天宝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刚走了一步，又停住，“老孙……”

孙策回过头。

“这个给你。”崔天宝把一卷钞票掏出来塞到孙策手里。

“你这是干啥？”

“这几年一直想谢你，不知道你在哪儿……”崔天宝有些口吃地说道。

“拿这谢我？算了，别来这一套。”孙策笑着把钱拍回崔天宝手里，“咱俩这交情，可不是钱能买来的，是不是？”

“是……可……”

“得了，你现在靠工资生活，以后还要攒钱成家，留着吧。”孙策长辈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说道。

崔天宝感动而尴尬地握着钱。

“你妈呢，病好点吗？”

崔天宝目光闪烁地垂了一下眼：“好点。”

“你花钱的地方多了，收起来。再说，你知道我一个文化人，对钱这玩意儿看得很轻。”孙策准备转身走了。

“老孙……”

“怎么？”

“这一辈子对你的大恩，我总得报。”

“报什么，你好好的，有出息点，比什么都强。”

崔天宝不知说什么好，又看了看孙策，转身走了。

孙策看着他有些慌张不安的背影，没有顾上怀疑什么。他不胜感慨。几年前的事情如在眼前……

五

半夜，号儿门一阵砰砰唧唧开锁响，炕上的八个犯人立刻从被窝里一激灵爬起来。门一开，踉踉跄跄被推进来一个双手戴铐的年轻人。他浑身青紫和泥土，胳膊上一道道被麻绳勒出来的暗红色血印。

“你怎么了？”犯人们都关心地问这个新入号的伙伴。

“没怎么，他们冤枉人。”新来的人有着一脸不太重的络腮胡，很瘦，眼睛贼溜溜地很机警。

号儿里的老犯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光。

“冤枉你，他们说你有什么罪名？”

“没有……”

这是撒谎，老犯人们又都相互交换了一下眼光。

“看你被绳子捆的，捆了一天吧？”

新来的犯人走到牢房最里头，大炕那头还空着一窄条，他吃力地爬上去，瘫倒在上面。

“你叫什么？”人们依然围着他问。

“姓崔……”他闭上眼，隔了好一会儿不情愿地答道。

“崔什么？”

“……崔天宝。”

人们还想再问点什么，他已经干躺在炕席上睡着了。

老犯人们便聚到大通炕的另一头，小声议论起这位新来的犯人来。

“这小子，到这儿还满嘴谎话，不是东西。”

“看他捆成那样，肯定犯的案不轻呢。”

“不是杀人抢劫，才不会捆这么厉害。”

“连个名字也不愿说。”

老犯人面对新犯人自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既可以化为对新犯人的同情，也可以化为对新犯人的歧视。

孙策也是老犯人，他挥手说了一句：“管他呢。自己的事自己担着，咱们还睡咱们的觉。”

“对，天亮还早呢，咱们接着睡。”

孙策躺下了，看着房顶睡不着。牢房的灯悬在头顶，通夜亮着。他想明天问问崔天宝外面的情况。

他一九七五年大学毕业，分配在市委机关工作。今年，第二年，